

编者按:自从朱寿桐、黎湘萍主编的《近现当代传媒与澳港台文学经验》一书出版以后,俗称台港澳或港澳台的地区称谓才有了“澳港台”这样一个新的表述法。虽然,文学和文化的话题与一个地区幅员的大小甚至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有些角度,如传媒文化、旅游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后殖民、后现代话语与一定区域文学的联系等等,这些话题如果从澳门说起至少比较特别,甚至有别开生面之效。本期特约的这组文章,内容涉及澳港台文学的方方面面,但澳门明显形成了一个中心论题。这样的组合有些特别,但愿也能别开生面。

论澳门文化中文学资源的开发

朱寿桐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澳门)

【摘要】澳门文化建设迫切需要开拓其中的文学资源。一般而言,澳门文学自身的成就不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澳门文学资源就相应贫乏。澳门历史上曾与汤显祖、贾梅士这两位中西著名文学家结下不解之缘,在现代又与著名小说家郁达夫等有了剪不断的关系。这些文学资源都不必通过学术确证来获得,而是可以通过作品分析进行相应的推论。在文学资源的开发中,对文学家行迹的某些分析和想象,同样可以开发为与澳门文化相关的再生资源。

【关键词】澳门文化 文学资源 汤显祖 郁达夫 贾梅士

【作者简介】朱寿桐(1958—),男,江苏盐城人,澳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3-11-20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4)01-0020-06

文学与文化关系十分紧密。就具体的区域文化而言,文学因素往往是其中最具有活力也是最富于深度的内容。因此,各个区域文化都十分重视文学资源的开发。澳门的文化建设也需要特别重视与澳门相关的文学资源和文人资源的开发。

澳门文学长期不够发达,但这并不意味着澳门文化中文学资源就比较贫乏。著名作家秦牧这样描述澳门及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澳门以弹丸之地,而颇着声名。盖其开埠历史独特,四方辐辏,市肆繁华,风光秀丽”,因而四百余载,“访客旅人,摩肩接踵”^①。这是一种赞誉,也是基本实情,道出了澳门开埠以来迁客骚人多会于此的文化盛况及历史和自然原因。在这样一个背景特异、风光独特的四方辐辏之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以跃跃欲试之势频频擦碰,继而深潜交流;落魄文人与得意官商以风云际会之态屡屡造访,继而诗文以报。于是,澳门成了许多文人雅士文学人生

遗迹的集中之地;而对这些文人遗迹和文人行踪的想象性叙说,又构成了澳门文化中重要的文学资源,构成了澳门文化乃至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道特别明丽的风景。这样的文学资源、人文风景同澳门街区的世界文化遗产一样,值得反复玩味与品味,值得倍加珍视。

一、从汤显祖作品中 寻绎与澳门相关的文学资源

汤显祖无疑是澳门文学资源开发的理想对象。因为他来过澳门,更因为他之是否确实来过澳门一直是历史的悬案,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他的作品中可以寻绎到足够多的澳门行迹及相应的想象。

许多人将澳门文学的起点与汤显祖来澳并作

^① 秦牧《序》,见《澳门四百年诗选》,第1页,殷刚纂辑,澳门出版社1990年版。

《香奁逢贾胡》、《听香山译者》诸诗联系在一起,由此引起了长久不衰的学术论争。包括汤显祖研究专家徐朔方教授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对汤显祖到过澳门一事深信不疑,并且言之凿凿:“(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汤)从广州舟行到香山,即今澳门。”^①既然如此杰出的文学家早在澳门刚刚被租借40年的时候就光临过这个弹丸之地,则文学史家有理由将这一事件视为澳门文学的起点。于是有论者称,汤显祖游历澳门所撰诗章,“是澳门诗词史甚或文学史开卷之篇章”^②。研究澳门文学史的专家大多持类似论点。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除汤显祖作品等可充旁证外并无直接书证,汤显祖之游览澳门一说远未成为定论,因而质疑之声每有出现。另一位汤显祖研究专家黄芝冈先生显然不支持汤显祖游览澳门说。他这样描述汤显祖万历十九年入粤后的游历行迹:“到去年冬至日,汤已到达南海和番禺了,这时候,更写了……《听香山译者》、《香奁逢贾胡》等很多的诗。汤到番禺后,曾往东莞,并曾游罗浮。”然后就是“由恩平抵阳江”了,完全抹去了香山一带的行迹。^③黄芝冈先生对汤显祖与澳门关系问题的冷漠固然令澳门文学的热心人不快,但学者的审慎同样令人钦佩。更重要的是,黄先生的这种冷处理为人们认识汤显祖与澳门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启示。《香奁逢贾胡》即便说明汤氏到过香山,也不能说明这首诗就写于那时的澳门;至于《听香山译者》,则未必就是在香山听到香山译者的,更不能判断在香山写了这样的诗。

其实,从《香奁逢贾胡》这首诗的题名即可判断,汤显祖到过澳门的可能性极大。1580年澳门建起了圣保罗教堂,在广东南部地区一定是相当闻名,对官场失意而游兴很浓的汤显祖来说一定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也是他在《牡丹亭》中写到“一领破袈裟,香山香里巴”的香山香多宝寺“住持”的缘由。但他的诸多诗篇是否写于澳门,则很值得怀疑。因为他即便来澳门游历,时间也相当短暂,不必一定住下来写作。不过无论如何,人们普遍愿意将澳门文学的起点与这位伟大的文学家连在一起。有了这样的情感前提,对于他是否确曾到过澳门、在澳门盘桓几日、游览过那些景点、居留在何处等等,既无法一一落实,也乐得不求甚解。

汤显祖到过澳门的事实很可能最终无法确证,但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推论,他应该有或长或短的澳门之行。首先他有游览的动机、心境和条件。他

此番南来,乃系获罪获贬,并非踌躇满志去承担要职。因而,他辞家南行并不以赴任为要,游览岭南风光成了他失意之时的一种余兴项目。据他所说:“吾生平梦浮丘、罗浮、擎雷、大蓬、葛洪丹井、马伏波铜柱而不可得,得暇一尉,了此夙愿,何必减陆贾使南粤哉?”^④这是他从古代文化书籍中了解的岭南名胜。至于澳门,则不在典籍之中,自然也不会在“梦”中。不过一旦来到广粤,势必对华洋杂处的澳门多有耳闻。这种神异之地对他的吸引力一定很大,不可能闻而不往,过而不游。确实,汤显祖在诗歌和戏剧中经常写到西洋僧人、花面蛮姬等等,正好表明他的兴趣所在;且相比于罗浮等地,澳门更是西去徐闻的近便可经之所,游之并不特别繁难,往访倒是顺理成章。

如果说《香奁逢贾胡》一诗可能是在澳门之外对西洋商人的一种观感,“不住田院不树桑,珂衣锦下云窗。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有人考证诗所提及的“香奁”应是指香山,即澳门,这分明是指明了他来到澳门遇见西洋商人的事实。但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香奁”未必就是澳门。如果这首诗中的“香奁”还不足以单指澳门,则《香山验香所采香口号》所写应更为生动地体现了澳门景象,“不绝如丝戏海龙,大鱼春涨吐芙蓉。千金一片浑闲事,愿得为云护九重。”诗中展现了澳门才有的广市龙涎香和阿芙蓉的特有景观。既然香山验香所这一特别的机构应该设在澳门^⑤,汤显祖来过澳门的事实似可佐证。

至于《听香山译者》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第一,他延请了一位能通华洋语言的译者,这应该是他准备在澳门这样的地方作“深度旅游”才需要的;第二,这位译者向他描述了南洋商贸的历程和通常经过的商品采集基地,“占城十日过交栏,十二帆飞看溜还。握粟定留三佛国,采香长傍九洲山。”那“十二飞帆”的情形当然也只有在澳门这样开阔的海滨和开放的港口才能呈现。并且,《听香山译者》所描

① 徐朔方《汤显祖评传》,第78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施议对《澳门旧体诗词创作》,见《今词达变》(施议对词学论集第二卷),第78页,澳门大学出版中心1999年版。

③ 黄芝冈《汤显祖编年评传》,第176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

④ 《调象庵稿》卷三十三,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0册),第7页,齐鲁书社1997年版。

⑤ 汤开建《明清士大夫与澳门》,第74-75页,澳门基金会1998年版。

绘的“花面蛮姬”之生动、灵动的形象,却绝非译者口述所能传达“花面蛮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尽头西海新生月,口出东林倒挂香。”如此细腻入微的观察和栩栩在目的描写,非亲见绝难写出,而且非亲见也绝不会产生写作此类题材的契机。在什么地方才能亲见这些“花面蛮姬”?如果说在别的地方还可见到“香山岙里巴”或者“香山译者”,则十五六岁的“花面蛮姬”则只能在洋人麇集的澳门方可以看到。

联系到不朽名作《牡丹亭》中多次提到澳门背景的“香山多宝寺”及“香山岙里巴”,可以清楚地得出结论:第一,汤显祖对澳门的景象风物甚至市场行情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果有条件,则不会不游;第二,汤显祖有足够的时间和兴致游览澳门;第三,诗中描述的许多情形,都可以佐证应该是汤显祖在澳门亲见的结果。

怀疑汤显祖来过澳门的论者,可能是对汤氏的《听香山译者》题中的“听”字过于敏感,以为他所描述的这一切不过是听来的,原未亲见,因而怀疑甚至否认汤显祖到过澳门。其实对古人诗题的理解不应如此拘谨。特别是对“花面蛮姬”的描写,诗人显然采用了主体回避的构思策略,将蛮姬的美艳之姿归于“译者”的转述,使得诗人仍然保持了非礼勿视的士子文人的矜持。其实,花面蛮姬不仅是诗人亲见,而且那美艳之色可以说给诗人留下了冲击性的印象。诗人的印象越是深刻,越是愿意在作品中加以掩盖,因而索性都附着于《听香山译者》这样的题目之下,含糊地表明这只不过是听来的情形。

总之,汤显祖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显然来过澳门。他的许多写作都与澳门有关,澳门的风土人情引起了他的关注,并且进入了他的经典性写作,这些就足以令后人在想象中将汤显祖与澳门和澳门文学联系在一起。历史确实赋予了澳门这种关于汤显祖的想象的权力。

有了这样的推论,澳门应该理直气壮地研究汤显祖澳门的游迹及可能的路径,应该毫不犹豫地这位伟大的文学巨匠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澳门发现者。

二、从郁达夫小说中寻证其澳门行踪

对于汤显祖这样将澳门带进中国文学史的伟大文学家,澳门放弃了对他游历的遗迹想象,是非常可惜的。同样可惜的对象还有现代小说家郁达夫,是他率先将澳门带进了中国现代小说,进而带

进了中国现代文学世界。而他之于澳门的关系,同样是难以确证,但从作品的推论中可以得到认定。

郁达夫著名小说《过去》清晰地描写了一段澳门故事。这故事中包含着往事的忧伤,包含着1920年代澳门市井的风情,还有对与世隔绝般的赌场的遥望。澳门的文化界始终没有关注郁达夫与澳门的关系,因为没有任何资料确证这位小说家来过澳门,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都没有类似记忆的痕迹。一般来说,郁达夫属于那种毫无保留地表露自己行动甚至心理的作家,即便不是在作品中,也会通过书信、日记体现自己的行踪。但1926年11月初的这段无可查考也无可确证的澳门之行却很例外,在他的文字中几乎找不到任何记载。这可能有他自身的隐情。细读《过去》,可以非常清晰地推论,郁达夫应该来过澳门。

在小说中,他对澳门(M港)的描写可谓具体而微,虽然那时候的澳门建筑多呈“一点中古的遗意”。这也许出于想象,或者出于其他人的转告。但接着的描写就无法做出这种怀疑性的推断:

前面左右是碧油油的海湾,港市中,也有一座小山,三面滨海的通衢里,建筑着许多颜色很沉郁的洋房。商务已经不如从前的盛了,然而富室和赌场很多,所以处处有庭园,处处有别墅。沿港的街上,有两列很大的榕树排列在那里。在榕树下的长椅上休息着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带有些舒服的态度。正因为商务不盛的原因,这些南欧的流人,寄寓在此地的,也没有那一种殖民地的商人的紧张横暴的样子。一种衰颓的美感,一种使人可以安居下去,于不知不觉的中间消沉下去的美感,在这港市的无论哪一角地方都感觉得出来。

这里写出了澳门街市的成色、风貌、格调和神韵,那么具体生动,那么详尽真实,不是到过澳门的人无法作如此传达。到过或者熟悉澳门的人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描写回味出澳门的韵致,况味出澳门的精神。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到过澳门的人能够如此凭空地传达出澳门的神韵和精神,而且,郁达夫是一个一向忠实于自己的观察和感受的作家,而不是那种善于依靠自己的想象活灵活现地凭空描画的作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郁达夫在小说中描写的澳门“沿港的街上,有两列很大的榕树排列在那里”,正与1920年代澳门南湾沿港的实景完全一致。作家描写的望海酒楼以及望海酒楼旁边的外国酒店

旅馆,包括酒楼周边的地理关系和建筑物位置等等,经查,都与那个时代的澳门地理完全吻合^①:

我们两人,在日暮的街道上走,绕远了道,避开那条P街,一直到那条M港最热闹的长街的中心止,不敢并着步讲一句话。街上的灯火全都灿烂地在放寒冷的光,天风还是呜呜的吹着,街路树的叶子,息索息索很零乱的散落下来,我们两人走了半天,才走到望海酒楼的三楼上一间滨海的小室里坐下。

如此精准的描写,如此具体生动的路线图,如此吻合于澳门历史地理的情景再现,很难想象会出于一个从未到过澳门的作家之手。

现代文豪郁达夫同古代文豪汤显祖一样,都不能被确证来过澳门,但从他们的作品中又都能够分析出他们到过澳门的种种迹象,都能推论出他们对澳门风物的亲眼观察和亲身体验的条条线索。他们都是中国文学对于澳门的发现者,他们都用自已不朽的笔墨将澳门带进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世界,这是邻近地区的所有城市都无法享受的殊荣。这一切对于澳门和澳门文化来说,实在是非常珍贵的资源。

三、贾梅士文学文化资源的成功开发

毫无疑问,澳门社会和澳门历史的文化记忆应该重视汤显祖和郁达夫及其澳门描写的文学资源,而不是为某种学术质疑所拘囿,白白放弃了这些珍贵的文学资源,剥夺了这些难得的文学资源对澳门历史文化的参与权。然而,现实却非常令人难以理解,澳门的文化历史叙事中从来就没有将汤显祖的澳门之游书写在内,更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反而本着所谓“信史”精神,对这样的文学和文化资源采取粗暴排斥和断然否认的态度。对于郁达夫与澳门的关系,也未得到基本的关注,更不用说基本的承认了。即便是澳门读书界和文化界,了解郁达夫和澳门这番多少有些神秘的历史渊源的人也非常之少。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文化事实,需要通过必要的学术手段和文化手段予以调整,从而在澳门历史文化建设乃至中华文化建设中有所作为。

澳门在文学资源的文化开发方面其实有相当的经验,这种经验体现在对贾梅士文学资源的合理而充分地利用方面。

葡萄牙伟大的诗人贾梅士(Luis de Camoes 1524-1580)与澳门的关系,是澳门学研究界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与汤显祖、郁达夫的澳门之行相

类似,贾梅士一般被认为到过澳门,但是没有直接证据加以证实。不过,澳门的民间记忆和文化记忆没有将这种学术性的确认当回事,而是非常神奇地赋予了人们有关贾梅士与澳门的文学想象的巨大空间。撇开学术因素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文化运作。

赋予澳门文人遗迹想象的空间,未被确证的贾梅士在澳门无疑成了一个非常富有传奇性的伟大文学家。传说这位当年穷困潦倒的伟大诗人于1556年来到澳门,在此勾留两年,其间甚至与一位中国姑娘产生了恋情,并且在这里写出了包括其代表作《葡国魂》(直译为《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在内的一些诗歌作品。按照此种说法,则贾梅士比汤显祖来澳门的时间提早了36年,而且在这里生活的时间比较长,留存的故事和传说也比较多。因此有人主张,应该将贾梅士在澳门的写作行为视为澳门文学的光辉起点。

有识之士注意到,可以通过细致的解读论证出贾梅士的不朽诗作《葡国魂》中有为数不少的澳门因素。诗人从澳门出发,一定意义上采用澳门等海外视角的痕迹当属明显。传说他离开澳门以后赴印度果阿,携带着与之相恋的中国姑娘同行;路遇意外,中国姑娘不幸丧身,贾梅士还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了一首十四行诗来悼念她。^②与我们解读汤显祖、郁达夫的作品相类似,我们同样可以通过解读贾梅士的作品认定他与澳门的不解之缘和紧密关系。但睿智的澳门民众没有局囿于这种“患得患失”的学院气的学术推论之中,他们非常果断也非常丰富地设想了这位命运坎坷的葡国诗人的澳门行迹与文迹,通过美好、浪漫的文迹想象拒绝甚至抛却了学术考证。在澳门成功的民间文化传统运作中,贾梅士不仅从来没有缺席,而且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人们利用历史赋予的想象的权力给贾梅士的文迹做了美好的勾画,包括他在白鸽巢石洞中的写作传说,包括他在此与中国姑娘的邂逅与相爱;甚至,善良和大度的澳门人民还曾经将白鸽巢这一极富诗意的地名交付给贾梅士,有一种传说认为是这位葡国士人在那里饲养白鸽才有了这个诗意的地名。其实,白鸽巢公园是澳门富商俾利喇

① 杨青泉《重读〈过去〉:郁达夫澳门行踪考》,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2期。

② 姚京明《诗人卡蒙斯:真实与传说》,载《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D. Manuel Boaventura Loureno Pereira) 于 1779 年建成的^①,与 200 多年前来澳门的贾梅士不可能有关系。但澳门人愿意将这个公园命名为贾梅士公园,并附会了一些生动浪漫的贾梅士传说。与诗人贾梅士有关联的传说及相应的文化遗存远不止这些。许多美好的传说和民间故事都与这位杰出的葡国诗人扯上了关系。这一方面体现了澳门民众在文化上的开放、大度与慷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在区域文化建设中十分注重文学资源开发的健康的社会文化心理。

需要反思和研究的是,澳门社会和民间既然如此成功地在区域文化建设中投入了文学开发的热忱,可为什么只是将热忱投诸贾梅士这样的外国作家,而对汤显祖、郁达夫这样的中国作家却极少关注,甚至显得反应迟滞、热忱缺乏?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

首先,贾梅士在澳门的文人行迹虽然最终为民间所传颂,为民间文化所开发,但它作为文学资源最初一定借助于某些通晓葡国文化和葡国文学的士子文人的传播、猜度和推介。几乎所有的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如果没有文人智力劳动的参与,都将成为行之不远的“无文”之言。关于与澳门相关的文人传说也是如此。汤显祖和郁达夫之来澳游历,由于时间相当短暂,与澳门文人社会并无任何交接,其作品显现的澳门因素也较为隐晦不彰,于是澳门文化界一直未有机会关注他们的澳门行迹。这使得任何可能的民间文学想象失去了知识基础和历史依据。

其次,如果说作为一个区域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民间性的文学资源开发偏重于浪漫的、传奇性的价值内涵,则与外国流入相关的传说和文学想象最有条件容纳这种浪漫的、传奇性的因素,这是本国文学家特别是短暂来澳且在澳行迹不彰的文学家在民间文化传说中合理留存的一种障碍。

最后,尽管汤显祖南游澳门和粤地的时候已属于落魄文人,郁达夫也不甚得意,但他们来澳门毕竟不是流落无依,更不会像传说中的贾梅士那样穷困潦倒,因而在他们身上很少有寄托天涯沦落的情感想象的机会。正是这样的情感寄托,会使传说中的文学家身世蒙上一层引人入胜的色彩。

总之,无论汤显祖、郁达夫和贾梅士是否或何时来过澳门,也无论他们是否以及在何处进行其属于澳门文学的创作,也许最终无法论定的传说或是文学体现,应该成就为澳门最引人入胜的有关著名

文人行迹的想象。这种想象的可靠与否在一定意义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应该成为澳门文化的重要话题,成为文学开发的当然资源。面对这些文人遗迹的想象,人们并非徒劳地从中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要从中抽绎出属于澳门的文化的根绪,从中提炼出属于澳门的文化精髓。这样的文化想象与其说构建了一种历史,不如说况显了一种象征:澳门开埠以后,当时中西文学的两位代表人物——汤显祖和贾梅士,都因身世寥落漂泊到此,在这里留下了似幻似真的行迹;尽管彼此在时空上像是划了一道并未相交的曲线,但同样是在时空意义上毕竟显露出东西文化渐近线的某种影像,为此后中西文化在澳门的交流作出了美好而富有力度的预言。

四、文人行迹与相对丰富的文学资源

当然还是不能忘了郁达夫。他从澳门的中世落寞中况味出人生沦落的凄惻,这同样是对澳门文化风貌的一种有深度的解读。他在《过去》中从澳门激发出“一种衰颓的美感,一种使人可以安居下去,于不知不觉的中间消沉下去的美感”,由此激起的不是他的诗兴,而是他对于青春已逝、情缘不再的一种灰暗颓丧的情绪。这篇小说似乎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澳门本来具有的、足以激发诗人诗兴的诗意美,已经转化为一种包含现代伤情与怅然的故事。澳门应该是孕育现代故事的地方,只可惜南来北往匆匆而过的文人缺少发现故事的余裕,更可惜澳门本地的文学家缺少关注故事的兴趣。澳门始终是诗歌的热土。

自从澳门与伟大戏剧家汤显祖联系起来之后,文人雅士造访者络绎不绝,不过也多是游览歌吟,很少文人对此流连忘返。于是这块神异之地比起人文蕴籍的其他区域,很难说人杰地灵,文人荟萃,但可称得上迁客骚人,多吟于此。澳门遂致大雅绵延,弦歌不断。澳门对于许多文人文思与诗思的诱发,成为这块文化热土文迹想象的又一题材。

澳门从来就不是一个势利之地,它一直以宽慰的胸怀接纳南来的落魄惊魂。像汤显祖这样的失意官僚和落难文人,每过澳门,都会留下温馨的诗篇。这似乎可以说明,澳门除了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要冲,还是一个诗歌感兴的诱发之地。据云,清末在澳门二龙喉张园兴起的“莲峰陶社”,就是一群落难文人的雅集酬唱之所。当然,善良厚道的澳门人

① 对此,汤开建等专家已经著文否认。参见汤开建《白鸽巢的故事》,载《澳门杂志》总第 78 期 2010 年 6 月 1 日。

在讲述这些文化陈迹之际,仍不会忘记给这些失意文人渲染上几许悲愤的民族情怀。的确,澳门并非历代文人贪图安逸甚至追逐暴富的逋逃薮,在不少文人那里,还是藉以报仇雪耻、救亡图强的文化活动基地。素有“广东徐霞客”之称的屈大均(1630—1696)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至二十九年(1690年)间多次居停澳门,试图谋取反清复明大业,留下了诸如“广州诸舶口,最是澳门雄。外国频挑衅,西洋就伏戎。兵愁蛮器巧,食望鬼方空。肘腋教无事,前山一将功”(《澳门》)等充满英雄气和民族情的诗篇。在此,他还跟西洋人“郭丈”有过密切的交往,其中应蕴含着不少中西文明交流碰撞的佳话。曾任全台义军统领率义军与日本侵略者血战的英雄诗人丘逢甲(1864—1912)在丧权马关之后至辛亥革命期间,频频出没澳门,联络戊戌维新君子,支持同盟会活动,留下的诗篇同样充满英雄气概。《澳门杂诗》第十二吟道“谁报凶酋发冢冤?宝刀饮血月黄昏。要携十斛葡萄酒,来酌秋原壮士魂。”虽在南海吟诵,发出的却是东海悲声。他甚至能在澳门赌馆中悟出“博徒从古有英雄”,可见其“壮心不已”的烈士胸襟。

由北南来的吟诵文人也非个个失意被迫寓此。清初著名画家兼诗人吴历(1632—1718)之所以由吴中觅迹粤澳,乃因追随天主教的西方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此举为后来的文坛留下了《三巴集》、《澳中杂咏》等诗集。

吴历一生未仕,作为文人,应属失意。即便是得意的文人,得澳门机缘,也不免诗兴浚发,留下篇章。康熙年间两广总督吴兴祚(1632—1698)巡视澳门,有《抵香山,舍舟从陆,经翠微邨、前山寨、官闸口至濠镜澳,遍观炮台及诸形胜,薄暮留宿》这样的诗篇,其中“前山寨接官闸口,鬼子来迎群稽首”等句,描摹了官威对洋人的震慑情景。稍前的一位钦差大臣杜臻在长诗《香山澳》中表述了类似的天朝威风 and 皇官气派。晚清时任广东乡试主考官的翰林院编修何绍基(1799—1873),用自己所擅长的诗笔记下了“乘火轮船游澳门与香港”的情形。

各种背景各种心情的人文,每及澳门,即结诗缘,遂致澳门成为历代文人雅士竞相吟咏之地,也使得此地历来诗风炽盛、诗人辈出,诗作诗会,灿然可观。

进入民国以后,澳门已经不再是诗人的澳门,南来过往的文人尽管有惯写“澳门竹枝词”的汪兆镛这样的诗人和写有《澳门杂诗》的黄节这样的学者诗人,不过更有其他类型的文人如小说家、散文

家、戏剧家、电影艺术家、美术家等。茅盾、夏衍、张天翼、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郁风等,^①由于各种机缘(游历、访友、战乱中的逃亡、迁徙)来到澳门,勾留时间或久或暂,诗文记载或显或隐,都是澳门这片热土上弥足珍贵的文化记忆。黄荣康的《寄黎泽闾澳门,兼柬高剑父、张纯初、凌巨川、李供林、张白英》以及《李供林与张纯初、黎泽闾、高剑父、凌巨川、张白英澳门燕集,以诗转港,子祥见寄,赋答一首》,从诗题即可见抗日期间、战乱时节澳门“燕集”之盛。可惜这些文人南下澳门,所写作的诗行文句,都未能在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留下明显的印记,以致澳门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民族文化史册中未能形成与其实际地位相符的深刻印记。

澳门不仅是有文化的,也是有传说的。关于文学史迹、文人事迹的传说,本来就是澳门地方文化独特魅力的体现。即便是对于那些可以确定的文人踪迹和文学遗迹,在澳门社会的代代相传中也都融进了许多想象的成分。澳门有相对狭小的版图和始终濒临的浩瀚无垠的南海,这其间的空间关系极容易激发人们的想象。想象是澳门人的一种思维方式,甚至是人们精神呼吸的一种常态。于是澳门人喜好文学,喜欢文人,同时也就喜欢对文人的遗迹、事迹和史迹进行想象性的记忆处理。为了维持这种想象,有时他们更愿意疏远记忆的确凿性。正因如此,近代以来尽管有许多文学家在澳门留下踪迹,但对于这些踪迹的考证、追寻和确认,常常不在人们的兴趣之中。然而学术必须对此负起责任,因为学术不应该凭着兴趣行事。学术应该让澳门恢复对历史文迹的真确记忆,让这样的记忆连同想象一起构成澳门文化的亮丽景观。

澳门具有相对丰厚的文化积淀,有相对突出的文化特性,澳门文化建设的课题在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而迫切。澳门文化建设需要开发各种文化资源,其中文学资源应该被视为最重要和最有力的部分。初看起来,澳门文学成就不高,资源不够丰厚,可如果将与澳门相关的著名文学家行迹和创作当作可开发的资源,则澳门文化内涵的丰富性无疑会得到有效的加强。而更重要的是,在文学资源的开发中,对文学家行迹的某些分析和想象,同样可以成为与澳门文化相关的再生资源。

【责任编辑:赵小华】

^① 李鹏翥《濠江文谭》,澳门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

ABSTRACT

Methodology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y YANG Yi)

Abstrac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the light of ancient and modern views , as well as Chinese and Western ideas. Lu Xun's prose Baicao Garden to Sanwei Study tended to be misunderstood by misleading theories. His article about his father's illness should also be understood by the use of the root method , back in Lu Xun's origi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should recognize the experience of finitude , starting from a real life attitude to select the existing theory for our studies.

Key words:

On the Use of Literary Resources in Macau Culture

(by ZHU Shou-tong)

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to open literary resources to set up Macau culture. General speaking , Macau has no high-level literary creation , but its resources of literature are not so poor. The two famous writers from ancient China and the west , namely Tang Xianzu and Luis de Camoes , had close relation with Macau , and the modern famous novelist Yu Dafu also had close contact with it. Even though we have no evidences to confirm that they did come to Macau in their own times , we can analyze their works to get our inferences about it. Such an analyze and inference can also be renewable resources to Macau culture.

Key words: Macau culture; literary resources; Tang Xianzu; Yu Dafu; Luis de Camoes.

Macau: Literature and Context in Business

(by WANG Lie-yao , WEN Ming-ming)

Abstract: The newspaper supplement of Macao is not only a carrier and medium for literature , but also a context of Macao literature. Its special media culture or supplement culture has penetrated into all aspectsof Macao literature activity , intrinsic to shape the spirit of Macao literature and art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mmercial context , Macao literature is inevitably subject to materialization and alienation. Commercial consumption was involved in Macao literature. Elite consciousness gave way to commercial awareness and consumption awareness. The readers' focus on literature changed from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to the physical dimension. The widespread loss of literature has become an irreversible situation in this process.

Key words: Macao; commercial context; literature; context; Macau Daily.

Cultural Identity in Macau Tour Poetry from Ming and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by WU Min)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Macau tour poetry of Chinese literati from 16th century to 1949. The paper summarizes thre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Macao tour poetry from content , emotion and form. These include unique innate tourist element , mild restrained national character and a consistent classical nature. These authors were mostly people running from war , bureaucrats in official travel , foreign church believers and Chinese literatis in short-term stay for various reasons. They described special ways of the world , sceneries ,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beliefs in Macao when they wrote down differences , tourism feelings and lyrics. These works added a touch of exotic scenery as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astoral poetry. In addition , the continua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legacy ,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relatively peaceful social atmosphere in Macao determines the national feelings showed in these poems. It forms a calm , restrained emotion qualities.

Key words: Macau; tour poetry;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Tête-Bêche Narrative: Postmodern Film and Literature in HongKong

(by LING Yu)

Abstract: Tête-Bêche narrative is one of the cross-border connections between novels and movies. Wong Kar-wai's movies were good at creating the invert of time , space , sound and picture to express difficult implicit psychological ideas. He was inspired by inverted ideology and narrative creativity in Liu Yichang's novels , and also enlightened by the inverted narrative originality in the European soul movies including life and death , and the tri-color. There exist the multiple echoes among the modern and postmodern fictions and films in Hong Kong and the European New Wave film. We can understand the form as the Tête-Bêche narrative theory in Hong Kong.

Key words: Tête-Bêche narrative; Hong Kong; film and literature; new wave films.

Exploring through Urban Appearance——Cultural Identity Writing of Taiwanese Novels in the New Generation

(by LIU Wei-yun)

Abstract: Since 1980s urban novels sprang up in Taiwan's literature. The new generation became the main writers , concealing the absurdity of divisional cultural identity , presenting their postcolonial exploration about the cultural identity dilemma and the collective anxiety after the urban appearance. Simultaneously , the new generation expresses their demands and possibility of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crossover and integration in exploring their historical memory.

Key words: the new generation; urban novels; postcolonial; cultural identity.